



## 海清：

# 在话剧舞台上，做一个谦逊的求学者

### 话剧舞台的一场“重逢”

《死无葬身之地》是法国哲学家让-保罗·萨特1946年创作的二战题材话剧，1997年由查明哲导演在国内首度排演，引发热烈反响。此后这部剧几乎每十年会复排一版，今年已经是第四版，由海清接棒出演法国抵抗运动女战士“吕茜”，9月刚刚在北京完成了首轮演出。

说来也巧，1997年，也是海清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一年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她在实验话剧院看的第一部话剧，正是首演版的《死无葬身之地》。彼时的她对什么是“存在主义”还懵懵懂懂，只觉得无比震撼。海清完全没有想到，28年之后，自己会从观众席走上舞台，以角色之名与这部戏迎来一场久别重逢。

首轮演出前只有一个月的排练时间，海清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，找到话剧表演的节奏，避免太“生活化”的表达，承接住角色“被强暴”“间接杀死了亲弟弟”“与情人决裂”“翻供”“死亡”等极端经历带来的跌宕起伏的戏剧张力。

为此，她早出晚归泡在排练厅，随手拿着本子跟着导演“听课”“记笔记”，连一直保持的每天与家人通话的习惯都断档了10天。进剧场合成的3天里瘦了4斤，“可想而知有多折磨了”。

经历了首演的“淬炼”，时隔两个月之后的上海站巡演，海清在体力上已经可以应对自如，只是心里一直没敢松劲。“这两个月看似休息，其实每天都在心里过台词、复盘细节，就像揣着件重要的事，放不下。”

按照常规，短时间间隔后重启巡演，只需提前一两天联排即可。但海清主动恳求导演，希望能提前一周复排。“我对自己没把握，”她坦诚道，“北京首演时，我和角色只相处了30多天。这次复排前，相处时间已经超过100天了。时间长了，对角色的理解才真正沉了下去。”

这种沉潜带来的变化，在表演细节里清晰可见。海清举了最后一幕的例子：“北京演出时，面对卡诺里‘你也是因为自尊才杀死弟弟’的质问，我会很快回怼‘你白费口舌’。但这次我懂了，这句话其实是戳中了吕茜的灵魂。她不是在反驳，而是在躲避这种拷问，那种无措感，比激烈的台词更有力量。”

为了体现不同的情节，舞台设置了楼上和楼下两个空间。二楼表演区前后宽度只有不到3米，且边缘没有栏杆或者明显的标识，只贴了一层荧光贴，极暗的情况下才能隐约察觉。“调度全靠步数和感觉。”海清坦言，在阁楼上的表演尤其需要演员准确掌握行动的路线和范围。“最后一幕，三个人需要在全黑中退场，但脚下还有没擦干净的‘血迹’，滑得吓人。这些都是需要演员通过排练走台不断适应和克服的。”

为了熟悉舞台环境，保证演出安全，她每天下午2点就早早地赶到剧场，最早一个戴麦，按照演出节奏完整走一遍台，检查所有道具。“晚上7点半正式开演前，我自己已经演过一场了。”

### 前后辈的传承和托举

在这一次话剧的排演过程中，海清提到最多的前辈之一，就是初代“吕茜”的饰演者，同为南京人的冯宪珍。“今天早上冯老师还给我发微信，说上海站表演有进步。”

北京首轮演出，冯宪珍就经常出现在排练厅和剧场，给予演员们陪伴式的帮助。演出结束后她会和海清一起留下梳理细节，跟着所有演员们一起听导演的演后复盘，甚至会留意服装、发型等是否贴合角色。女性前后辈之间的托举和帮助，令人动容。

大多数观众熟知海清，是从《双面胶》《蜗居》开始的。而后的《小别离》《小欢喜》更是奠定了她在媳妇儿和妈妈这类角色上的驾轻就熟。这些年，海清的戏路拓宽了不少。她是《啊摇篮》中战争年代克服万难养育无数革命后代的保育院带头人“丑子冈”，是《红海行动》里坚毅勇敢的战地记者“夏楠”，也是在大山里帮助无数女学生接受教育、改变命运的校长“张桂梅”。如今，她成为了萨特存在主义戏剧《死无葬身之地》中唯一的女性角色“吕茜”。

11月14日至16日，话剧《死无葬身之地》在沪连演三天，并将在12月前往厦门和南京巡演。作为剧中唯一的女性角色，海清接棒老一辈艺术家，成为该剧第四版的革命者“吕茜”。在上海演出的时间里，她就住在离剧场只隔一条马路的酒店，可以保证每天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多走几遍台。

演出全部结束后的17日，记者在酒店客房见到海清的时候，她的早午饭外卖刚刚到。“我就喜欢这家的恰巴塔，橄榄味儿的，每次来上海都要买。”看见生活里的她，你会瞬间明白以前那些经典的都市角色为何能如此生动自然；而聊起话剧舞台，她又充满敬畏和谦逊，谈前辈同仁的托举和角色中的女性力量远多过谈论自己的成绩。新闻晨报《她说》专栏独家专访，就将借由80年前诞生的戏剧角色“吕茜”，聊一聊如今的海清。



“北京首演那几天我重感冒，嗓子里全是痰，吐字都受影响。有时候过多地想着调度，台词就容易出错，自己特别崩溃，怕拖后腿。”冯宪珍鼓励海清：“会好的，随着经验的积累一定会越来越好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选择你的人。”对于海清来说，这样的鼓励是极为宝贵的。“冯老师让我有了自信，这是至关重要的帮助。”

在最初接触到角色的时候，海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学习冯宪珍的版本，去模仿每一处气息、每一个停顿。她相信先从外在的形式上去靠近角色，慢慢地就会内化出自己独一无二的版本。

事实上，海清版的“吕茜”确实是独一无二的。从身形上来说，她的“瘦小”其实是种优势，能赋予角色前期更轻盈的少女感，与后期的决绝形成强烈反差。海清也牢牢记住了前辈的点拨，在复排时刻意强化了前期的“恐惧与无助”，让角色的转变更有层次。“我们不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，是在他们的手心里被托举着完成作品的。”

在话剧舞台上，海清卸下了影视演员的光环，纯粹地做一个小学生，跟着导演和前辈们虚心学习。“以前在拍摄影视剧的时候，难免会依赖自己固有的经验。这一次，我全然打开自己，我的眼睛看得见，我的耳朵听得见，才能收获更多东西。”

### 角色中的女性力量

萨特笔下的“吕茜”，从一个对爱情充满向往的单纯少女，到经历创伤后变得决绝而一心赴死，最终却在一场雨中重燃生的希望。面对结局如此突然的反转，海清有她自己的理解。

“那场雨不是道具，是生的力量。”海清分享了排练时的奇妙体验：第一次跟随音乐排练这段戏时，她分明闻到了雨打泥土的味道。结果演完跑到窗口看，外面却是大晴天。“后来我想，那是角色的记忆，也是我小时候的记忆——小时候一次夏令营，午睡时大家都躺在教室地板的凉席上。外面下雨了，我就跑出去淋雨，那种香甜感我今天都记得。”海清说，可能是那一刻，自己完全和角色共情了。在她看来，吕茜的反转不是突兀的，是“被灵魂拷问后，又被自然唤醒了生的眷恋”。

在海清近些年作品里，像这样被自然赋予强大力量的女性还有很多。“演员和角色是互相滋养的，养分大的角色也能滋润你。《我本是高山》里的张桂梅校长是这样，《啊摇篮》里的丑子冈所长也是。”

抗战时期，丑子冈作为延安的中央托儿所第一任所长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承担着革命后代的保育工作，甚至连自己摇篮里的女儿鼻子被老鼠咬了都顾不上。为了诠释这样一位女性，海清遍查资料，了解那段历史和丑子冈的事迹，去理解她的每一个人生选择，试图最大程度靠近角色。

后来在一次节目录制的后台，丑子冈的女儿丑松亮见到了海清，不由得抱着她在耳边轻声叫了一声“妈妈”，让海清如今提起仍热泪盈眶。“那部剧她反复看过很多遍，连连说演得真像，说这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礼物。听她这样说，我很幸福。”海清回忆起前些年拍摄《啊摇篮》后收获的感动，在镜头前落下泪来。

这些年，海清接演角色频率慢了很多，也更谨慎了。“行业里聚焦女性角色的本子确实多了，但高质量的还是难得。”在她看来，一些所谓的“大女主”剧本还是太流于表面，元素堆砌大于内容。“真正的‘大女主’不是喊口号，而是要有真实的矛盾、真实的成长，要从生活里来，而不是凭空想象。”

### 上海：藏着味蕾与记忆的“福地”

这次来上海演话剧，海清把更多时间留给了剧场的舞台。不过，作为南京人的她是这里的常客。学生时代考电影学院，海清去的考点就在上影厂。考试当天差点没赶公交车，司机特意停下了车等她，还说着一口上海话：“小姑娘，你上来。”问路时，阿姨也会把路线讲得明明白白。“我就觉得上海人都很热情。”后来海清家喻户晓的电视剧《双面胶》《蜗居》等等代表作都在这里拍摄。

对上海的偏爱，还藏在味蕾里。葱烤大排、四喜烤麸、腌笃鲜、响油鳝丝，这些本帮菜都是她的心头好。“在北方城市我很少点西红柿炒鸡蛋，因为大多数是咸的。上海的是甜的，就对味了。”海清说，自己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上海，哪怕没有工作也会来逛逛，“这里既保护了老上海的味道，又发展得很有活力，是个有温度的城市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王琛  
图 / 受访者供图 插画 / 戎青钰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·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